



日本撰述

拾遺三寶感應傳

卷之三



三教山會中
起松館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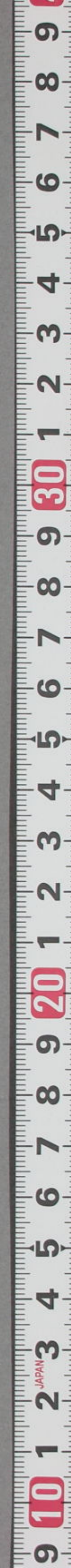
第十卷

千厓文庫

文庫24

A 589

3



文庫
A589
3

三緣山

旭松館藏書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七

打睡菴主玄光輯



唐

李虛

唐開元十五年有勅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
德移入側近佛寺堂大者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
並望風毀拆雖大屋大佛亦殘毀之勅到豫州新息
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
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止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
並全虛為人好殺懷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
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

死時正暑月隔十卽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抓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為兩卒拘至王前王不見見隋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為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雖死亦不合此間追攝少間王問更勿多言但以此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

善惡簿來卽有人持一通案至大舍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啟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乃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勅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拆罪否王驚曰審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垣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王問師何所有一荅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隋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銀座前一僧

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一僧手皆生
 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勅拆佛
 堂新息一界獨全合拆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
 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
 仍勅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小男女羅
 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
 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佇立觀之店
 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
 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座奏絲竹酒至虛醉醉畢將
 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即有半頭
 獄卒出於牀下以叉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林乃出

吏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
 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蘓李虛素性兇頑不
 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
 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為善之報乎與
 夫日夜精勤孜孜為善既持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
 生死未之有也

出紀聞

盧氏

唐開元中有盧氏者寄住滑州晝日閑坐廳事見二
 黃衫人入門盧問為誰答曰是里正奉帖追公盧甚
 愕然問何故相追因求帖觀見封上作衛縣字遂開
 文字錯謬不復似人書怪而詰焉吏言奉命相追不

知何故俄見馬已備在塔下不得已上馬去顧見其屍坐在牀上心甚惡之倉卒之際不知是死又見馬出不由門皆行牆上乃驚愕下泣方知必死恨不得與母妹等別行可數十里至一城城甚壯麗問此何城吏言乃王市即追君所司入城後吏欲將盧見王經一院過問此何院吏曰是御史大夫院因問院大夫何姓名云姓李名其盧驚喜曰吏曰此我表兄令吏通刺須臾便出相見甚喜具言平昔延入坐語大夫謂曰弟之念誦功德甚多良由金剛經是聖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議功德者也盧初入院中見數十人皆是衣冠其後大半繫在網中或無衣或露頂盧

問此悉何人云是陽地衣冠網中悉緣罪重弟若能為一說法見之者悉得昇天遂命取高座令盧昇座誦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網中人已出頭者至半之後皆出地上或褒衣大袖或乘車御雲誦既終往生都盡及入謁見王呼為法師致敬甚厚王云君大不可思議筭又不盡歎念誦之功尋令向吏送之迴既至舍見家人披頭哭泣尸卧地上心甚惻然俄有一婢從庭前入堂吏令隨上階及前覓神忽已入體因此遂活出廣異記

王宏

王宏者少以漁獵為事唐天寶中嘗放鷹逐兔走入

撰述

推遷三審感應傳卷之七

穴宏隨探之得金剛般若經一卷自此遂不獵云出廣

異記

田氏

易州參軍田氏性好畋獵恒養鷹犬為事唐天寶初易州放鷹於叢林棘上見一卷書取視之乃金剛經也自爾發心持誦數年已誦二千餘遍然畋獵亦不輟後遇疾暴卒數日被追至地府見諸鳥獸周迴數畝從已徵命項之隨到見王問罪何多也田無以對王令所由領往推問其徒十人至吏局吏令啟口以一丸藥擲口中便成烈火遍身須臾灰滅俄復成人如是六七輩至田氏累三丸而不見火狀吏乃怪之

復引見王具以實白王問在生作何福業田氏云初以畋獵為事王重問云在生之時於易州棘上得金剛經持誦已二千餘遍王云正此滅一切罪命左右檢田氏福簿還白如言王自令田氏誦經纔三紙迴視庭中禽獸並不復見誦畢王稱美之云誦二千遍延十五年壽遂得放還出廣異記

李惟燕

建德縣令李惟燕少持金剛經唐天寶末惟燕為餘姚郡參軍秩滿北歸過五丈店屬上虞江埭塘破水竭時中夜晦暝四迴無人此路舊多劫盜惟燕舟中有吳綾數百疋懼為賊所取因持一劍至船前誦經

撰述

推遷三審感應傳卷之七

七

三更後見堤上兩炬火自遠而至惟燕疑是村人衛
 已火去舩百步便却復迴心頗異之愈益厲聲誦經
 亦竊自思云火之所為得非金剛經力乎時塘水竭
 而塘外水滿惟燕便心念塘破當得水助半夕之後
 忽聞舩頭有流水聲驚云塘闊數丈何由得破久之
 稍覺舩浮及明河水已滿對舩所一孔大數尺乃知
 誦金剛經之助云惟燕弟惟五見任虔州別駕見其
 兄誦經有功因效之後泛舟出峽水急櫓折舩將欲
 敗乃力念經忽見一橋隨流而下遂獲濟其族人亦
 常誦金剛經遇安祿山之亂伏於荒草賊將至思得
 一鞋以走俄有物落其背驚視乃新鞋也

出廣異記

孫明

唐孫明者鄭州陽武人也世貧賤為盧氏莊客善持
 金剛經日誦二十遍經二十年自初持經便絕葷血
 後正念誦次忽見二吏來追明意將是縣吏便縣去
 行可五六里至一府門門人云王已出巡吏因閉於
 明空室中其室從廣五六十間蓋若蔭雲經七日王
 方至吏引明入府王問汝有何福答云持金剛經已
 二十年王言此大福也顧謂左右曰昨得祇洹家牒
 論明念誦勤懇請延二十載乃知修道不可思議所
 延二十載以償功也令吏送還舍其家殯明已畢神
 雖復體家人不知之也會獵者從殯宮過聞號呼之

聲報其家人因爾得活矣天寶末明活已六七年甚
無恙也出廣異記

三刀師

唐三刀師者俗姓張名伯英乾元中為壽州健兒性
至孝以其父在潁州乃盜官馬往以迎省至淮陰為
守邊者所得刺史崔昭令出城腰斬時屠劊號能行
刀再斬初不傷損乃換利刀罄力砍不損如故劊者
驚曰我用刀砍至其身則手懦不知何也遽白之昭
問所以荅曰昔年十五曾絕葷血誦金剛經十餘年
自胡亂以來身在軍中不復念誦昨因被不測罪唯
志心念經爾昭歎息舍之遂削髮出家著大鐵鈴乞

食修千人齋供一日便辨時人呼為三刀師謂是起

敬菩薩出廣異記

宋參軍

唐坊州宋參軍少持金剛經及之官權於司士宅住
舊知宅凶每夕恒誦經忽見婦人立於戶外良久宋
問汝非鬼耶曰然又問幽明理殊當不宜見得非有
枉屈之事乎婦人便悲泣曰然言身是前司士之婦
司士奉使其弟見逼拒而不從因此被殺以氈裹屍
投於堂西北角溷廁中不勝穢積人來多欲陳訴俗
人怯懦見形必懼所以幽憤不達凶惡驟聞執事以
持念為功當亦大庇含識眷言枉穢豈不憫之宋云

已初官位卑不能獨救翌日必爲上白府君其鬼乃去及明具白掘地及溷不獲其尸宋誦經婦人又至問何以不獲答曰西北只校一尺明當求之以終惠也依言乃獲之檀內但餘骨在再爲洗濯移於別所其父又來拜謝歡喜謂曰垂庇過深難以上答雖在冥昧亦有所通君有二子大者難養小者必能有後且有榮位兼言宋後數改官祿又云大媿使君不知何以報答宋見府君具叙所論府君令問己更何官至夕婦人又至因傳使君意云一月改官然不稱意當遷桂州別駕宋具白其事皆有驗初宋問身既爲人所殺何以不報云前人今尚爲官命未合死所以

未復云也

出廣異記

劉鴻漸

劉鴻漸者御史大夫展之族子唐乾元初遇亂南徙有僧令誦金剛經鴻漸日誦經至上元年客於壽春一日出門忽見二吏云奉大尉牒令追鴻漸云初不識大尉何以見命意欲抗拒二吏忽爾直前拖曳鴻漸請著衫吏不肯放牽行未久倏過淮至一村須臾持大麻衫及腰帶令鴻漸著笑云真醋大衫也因而向北行路漸梗澁前至大城入城有府舍甚嚴麗忽見向勸讀經之僧從署中出僧後童子識鴻漸徑至其所問十郎郎何以至此因走白和尚云劉十六郎

適為吏追以誦經功德豈不往彼救之鴻漸尋至僧所虔禮求救僧云弟子行無苦須臾吏引鴻漸入誦廳事案後有五色浮圖高三四尺迴旋轉動未及考問僧已入問浮圖變成美丈夫年三十許云是中丞降階接僧問和尚何以復來僧云劉鴻漸是已弟子持金剛經功力甚至其筭又未盡宜見釋也玉曰若持金剛經當願聞耳因令跪誦鴻漸誦兩紙訖忽然遺忘廳西有人手持金鉤龍頭幡幡上碧字書金剛經布於鴻漸前令分明誦經畢都不見人但餘堂宇間寂因爾出門唯見追吏忽有物狀如兩日來擊鴻漸鴻漸惶惧奔走忽見道傍有水鴻漸欲止而飲之

追吏云此是人膏澄久上清取其下悉是餘皮爛肉飲之不得還矣須臾至舍見骸形卧在牀上心頗惆悵鬼從後推之冥然如入房戶遂活鬼得錢乃去也

出廣異記

張嘉猷

廣陵張嘉猷者唐寶應初為明州司馬遇疾卒載喪還家葬於廣陵南郭門外永泰初其故人有勞氏者行至郭南坐浮圖下忽見猷乘白馬自南來見勞下馬相慰如平生然不脫席帽低頭而語勞問冥中有何罪福猷云罪福昭然莫不隨所為而得但我素持金剛經今得無累亦當別有所適在旬月間耳卿還

為白家兄今為轉金剛經一千遍何故將我香爐盛諸惡物卿家亦有兩卷經幸為轉誦增已之福言訖遂訣而去勞昏昧久之方寤云出廣異記

陳昭

唐元和初漢州孔目典陳昭因患病見一人著黃衣至牀前云趙判官喚爾昭問所因云至自冥間劉關與竇懸對事要召為証昭即留坐遂巡又一人手持一物如毬胞前吏怪其遲答曰只緣此候屠行開因笑謂昭曰君勿懼取生氣須得猪胞君可面東側卧昭依其言不覺已隨二吏行路甚平可十里餘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門及入見一人怒容可駭即

趙判官也語云劉關敗東川竇懸捕牛四十七頭送梓州稱准劉關判殺關又云先無牒君為孔目典合知事實未及對隔壁聞竇懸呼陳昭何在及問兄弟妻子存亡昭即欲參見冥吏云竇使君形容極惡不欲相見昭乃具說殺牛竇奉劉尚書委曲非牒也紙是麻見在漢州某私房架上即令吏領昭至漢州取之門館局鎖乃於節竅中出入委曲至關乃無言趙語昭爾自有一過知否竇懸所殺牛爾取一牛頭昭未及答趙曰此不同人間不可假也須臾見一卒挈牛頭而至昭即恐懼求救趙令檢格合決一百考五十日因謂昭曰爾有何功德昭即自陳曾設若干齋

畫佛像趙云此來生福耳昭又言曾於表兄家讀金剛經趙曰可合掌請昭如言有頃見黃襪箱經自天而下住昭前昭取視之即表兄所借本也標有燒處尚在又合掌其經即滅趙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令昭往一司曰生祿按檢其脩短吏報云昭本名釗是金旁刀至其年改爲昭更得十八年昭聞惆悵趙笑曰十八年大得作樂事乎不悅乎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見一馬當路吏云此爾本屬可乘此即騎乃活死半日矣

出酉陽雜俎

王忠幹

唐元和三年李同捷阻兵滄洲景帝命李祐統齊德

軍討之初圍德州城城堅不拔翌日又攻之自卯至未傷八九竟不能拔時有齊州衙內八將官健兒忠幹博野縣人長念金剛經積二十餘年日數不闕其日忠幹上飛梯將及堞身中箭如蝟爲柵木擊落同火卒曳出羊馬城外置之水濠裏岸祐以暮夜命抽軍其時城上矢下如雨同火忙忘取忠幹尸忠幹既死如夢至荒野遇大河欲渡無因仰天哭忽聞人語聲忠幹見一人長丈餘疑其神人因求指營路其人云爾莫怕我令爾可得渡此河忠幹拜之纔頭低未舉神人把腰擲之空中又方著地忽如夢覺聞賊城上交二更初不記過水亦不知瘡擡手捫面血塗

眉睫方知傷損乃舉身強行百餘步却倒復見向人持刀叱曰起起忠幹驚懼走一里餘坐歇方聞本軍喝號聲遂及本營訪同火卒方知其身死水濠岸裡卽是夢中所過河也

山西陽雜俎

王侁

王侁家於晉陽性頑鄙唐元和四年其家疾疫亡者十八九唯侁偶免方疾食狗肉目遂盲不知醫藥唯禱鬼神數年無報忽有一異僧請飯謂曰吾師之文有金剛經能排衆苦報應神速居士能受之乎侁辭愚又無目固不可記僧勸寫之侁從其言得七卷請其僧之數日夢前僧持刀決其目乃驚寤覺有所見

久而遍明數月如舊侁終身轉經不替

出報應記

李元一

李元一唐元和五年任饒州司馬有女居別院中宵忽見神人驚悸而卒顏色不改其夫嚴訥自秦來至蒼湖恍惚見其妻行水上而至訥驚問之妻泣曰某已亡矣今鬼也訥駭異之曰近此鴈浦村有嚴夫子教衆學彼有奇術公往懇請哀救某庶得復生矣訥後果見嚴夫子拜謁泣訴盡啟根本嚴初甚怒郎君風疾何乃見凌訥又拜悲泣久乃方許曰殺夫人者王將軍也葬在此堂內西北柱下可爲寫金剛經令僧轉讀於其所祠焉小娘子必當還也訥拜謝疾往

郡城明日到具白元一寫經速令讀之七遍女乃開
 目久之能言媿謝其夫曰茲堂某柱下有王將軍枯
 骨抱一短劍為改葬之劍請使留以報公德發之果
 驗遂改瘞留其劍元一因寫經數百卷以施冥冥

出報

魚萬盈

魚萬盈京兆市井粗猛之人唐元和七年其所居宅
 有大毒蛇其家見者皆驚怖萬盈怒一旦持巨棒伺
 其出擊殺之烹炙以食因得疾臟腑痛楚遂卒心尚
 微煖七日後蘇云初見冥使三四人追去行暗中十
 餘里見一人獨行其光繞身四照數尺口念經隨走

就其光問姓字云我姓趙字某常念金剛經者汝但
 莫離我使者不敢進漸失所在久之至其家萬盈拜
 謝曰向不遇至人定不回矣其人授以金剛經念得
 遂還及再生持本重念更無遺闕所疾亦失因斷酒
 肉不復殺害日念經五十遍

出報 應記

于李回

于李回舉進士唐元和八年下第將歸有僧勸曰郎
 君欲速及第何不讀金剛經遂日念數十遍至王橋
 宿因步月有一美女與言遂被誘去十餘里至一村
 舍戲笑甚喧引入升堂見五六人皆女郎李回慮是
 精怪乃陰念經忽有異光自口出群女震駭奔走但

聞腥穢之氣蓋狐狸所宅榛棘滿目李回茫然不知
所適俄有白犬色逾霜雪似導李回前行口中
復照路逡巡達本所後至數萬遍出報應記

强伯達

唐强伯達元和九年家於房州世傳惡疾子孫少小
便患風癩之病二百年矣伯達纔冠便患屬於父兄
疾必不起慮貽後患請送山中父兄裹糧送之巖下
泣涕而去絕食無幾忽有僧過傷之曰汝可念金剛
經內一四句偈或脫斯苦伯達既念數日不絕方晝
有虎來伯達懼甚但瞑目至誠念偈虎乃通舐其瘡
唯覺涼冷如傅上藥了無他苦良久自看其瘡悉已

乾合明且僧復至伯達具說僧即於山邊拾青草一
握以授曰可以洗瘡但歸家煎此以浴乃嗚咽拜謝
僧撫背而別及到家父母大驚異因啟本末浴訖身
體鮮白都無瘡疾從此相傳之疾遂止念偈終身出報

應記

僧惟恭

唐荊州法性寺僧惟恭三十餘年念金剛經日五十
遍不拘僧儀好酒多是非為眾僧所惡遇病且死同
寺有僧靈歸其跡類惟恭為一寺二害因他故出去
寺一里逢五六人甚都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如龜茲
部問靈歸惟恭上人何在靈歸即語其處所疑寺中

有供也。及晚，回入寺，聞鐘聲，惟恭已死。因說向來所見，其日合寺聞絲竹聲，竟無樂人入寺。當時名僧云：惟恭蓋承經之力，生不動國，亦以其迹勉靈歸也。靈歸感悟，折節緇門。出酉陽雜俎

王沔

唐元和中，嚴司空綬在江陵時，岑陽鎮將王沔常持金剛經，因使歸州，勤事回至，宅灘船破，五人同溺。沔初入水，若有人授竹一竿，隨波出沒，至下牢鎮，著岸不死，視手中物，乃金剛經也。宅灘至於下牢鎮，三百餘里。出酉陽雜俎

鄒和尚

唐大曆間，有僧號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跨白驢登織山，結茅以居，須鹽米薪菜之屬，即書寸紙繫錢，絡遺驢負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平直掛物于鞍，縱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黃氏者，蔗苗黃，請償於鄒。鄒曰：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自是流轉其法。鄒末年北走通泉縣，靈鷲山龕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士化身而白驢獅子也。出事文類聚

軍營中天王形像緣起

今軍營中有天王堂，按僧史：天寶初，西蕃寇安西，奏乞援兵，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帝見神人

帶甲荷戈在殿前不空云此毘沙門天王第二子獨
 健往救安西也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被金甲鼓
 角大鳴蕃寇奔潰斯須城上天王見形謹圖形上進
 因敕諸節鎮所在州府於城西北隅各立天王形像
 佛寺亦別院安置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
撰談數又出
 百川學海

釋智聰

唐潤州攝山棲霞寺釋智聰嘗住揚州安樂寺大業
 之亂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食恒有
 虎遠之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忽發言曰造天
 立地無有此禮忽有一老翁榜舟而至翁曰師欲渡

江至棲霞寺可即上船四虎一時淚流聰曰爾與我
 有緣耶於是挾四虎利涉既達南岸舡及老人不知
 所在聰領四虎往棲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衆徒八
 十咸不出院若有所事一虎入寺鳴號以為恒式聰
 至貞觀中遷化年九十九矣
出太平
 廣記

曇韻禪師

唐曇韻禪師定州人隋末喪亂隱於離右北山常誦
 法華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此積年忽有書生來詣
 之仍以寫經為請禪師大歡喜清且食訖澡浴著淨
 衣入淨室受八戒口含栴檀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
 暮方出明復如初曾不告倦及繕寫畢乃至裝褫一

如正法書生告去送至門忽失所在禪師持誦曾無
 暫廢後遭胡賊倉卒逃避方箱盛其經置高岩上經
 年賊敗乃尋經於岩下獲之巾箱糜爛應手灰滅撥
 朽見經如舊鮮好出太平廣記

李山龍

唐李山龍馮翊人在監門校尉武德中暴亡而心不
 冷家人未忍殮殮至七日而甦自說云當死時見被
 收錄至一官署甚廣大庭前有數千囚人枷鎖杻械
 皆北面立吏將山龍至庭廳上大官坐高牀侍衛如
 王者尋呼山龍至階王問汝平生作何福業山龍對
 曰鄉人每設齋講恒施物助之玉曰汝身作何善業

山龍曰誦法華經日兩卷王曰大善可升階來既升
 廳上東北間有高座王曰可昇座誦經王即起立山
 龍坐訖王乃向之而坐山龍開經曰妙法蓮華經序
 品第一王曰請法師下山龍復立階下至庭前囚已
 盡去矣王曰君誦經之福非唯自利眾因聞經皆已
 獲免豈不善哉今放君還謂吏曰可將此人歷觀諸
 獄吏即引東行百餘步見一鐵城甚廣大城旁多小
 窻見諸男女從地飛入窻中即不復出山龍怪問之
 吏曰此是大地獄中有分隔罪計各隨本業赴獄受
 罪耳山龍聞之悲懼稱南無佛請吏求出院見有大
 鏡火猛湯沸旁有二人坐卧山龍問之二人曰我罪

報入此，獲湯蒙賢者稱南無佛，故獄中諸罪人皆得一日休息，疲睡耳。山龍又稱南無佛，吏謂山龍曰：「官府數移，改今王放君去，可白。」王請抄若，不爾恐他官不知，更復追錄。山龍即謁王，請抄王書一行，字付吏曰：「為取五道等署吏受命，將山龍更歷兩曹各廳事，侍衛亦如此。」吏皆請其官署各書一行，訖付山龍出。門有三人謂之曰：「王放君去，各希多少見遺。」吏謂山龍曰：「彼三人者是前收錄使人，一人以赤繩縛君者，一人以棒擊君頭者，一人以袋吸君氣者。今見君還，故來求乞。」山龍惶懼謝曰：「愚不知公請至家備物，但不知何處送之。」三人曰：「於水邊古樹下燒之。」山龍諾。

吏送歸家，見親眷哀哭，經營殯具。山龍至屍旁，即甦。後日以紙作錢帛并酒食，自送於水邊燒之。忽見三人來謝曰：「媿君不失信，重相贈遺，言畢不見。」出真報記

蘓長妾

唐蘓長武德中為巴州刺史，赴任至嘉陵江，風浪覆舟，溺其家六十餘人。唯一妾常讀法華經，水入舡中，妾頭戴經函，誓與俱溺。隨波泛濫，頃之著岸，逐經函而出，開視其經了無濕污，獨存其命。出太平廣記

尼法信

唐武德時河東有練行尼法信，常讀法華經，訪工書者一人，數倍酬，直特為淨室，令寫此經一起，一浴然。

香更衣仍於寫經之室鑿壁通加一竹筒令寫經人
 每欲出息徑含竹筒吐氣壁外寫經七卷八年乃畢
 供養殷重盡其恭敬龍門僧法端嘗集大眾講法華
 經以此尼經本精定遣人請之尼固辭不許法端責
 讓之尼不得已乃自送付法端等開讀唯見黃紙了
 無文字更開餘卷悉皆如此法端等慚懼即送還尼
 尼悲泣受以香水洗函沐浴頂戴遶佛行道七日夜
 不暫休息既而開視文字如初故知抄寫淡加潔淨
 比來無驗只為不勤敬也

出真報記

冀州頓丘縣老母李氏

唐冀州頓丘縣有老母姓李年七十無子孤老唯有

奴婢兩人鎮沽酒漆灰少量分毫經紀貞觀年中因
 病死經兩日凶器已具但以心上少溫及甦說云初
 有兩人並著赤衣門前召出云有上符遣追便即隨
 去行至一城有若州郭引到側院見一官人衣冠大
 袖凭案而坐左右甚多階下大有著枷鎖人防守如
 生官府者遣問老母何因行濫沽酒多取他物擬作
 法華經已向十年何為不造老母具言酒使婢作量
 亦是婢經已付錢一千文與隱師即遣追婢須臾婢
 至即答四十放還遣問隱師報云是實乃語老母云
 放汝七日去經了當來得生善處遂爾得活勘校老
 母初死之時婢得惡逆久而始蘇腹背青腫蓋是四

撰述
拾遺三卷感應傳卷之七
十九
十杖迹隱禪師者本是客僧配寺頓五年向六七十
自從出家即頭陀乞食常一食齋未嘗暫輟遠近大
德並皆敬慕老母病死之夜隱師夢有赤衣人來問
夢中答云造經是實老母乃屈鄉閭眷屬及隱禪師
行道顧召經生衆手寫經了正當七日還見往者二
人來前母曰使人已來並皆好住聲絕即死隱師見
存道俗欽敬出冥祥記

徹師

唐絳州南孤山隱泉寺沙門徹禪師曾行遇癩人在
穴中徹師引出山中為鑿穴給食念誦法華經素不
識字加又頑鄙句句授之終不辭倦誦經向半夢有

教者後稍聰悟已得五六卷瘡漸覺愈一部了鬚眉
平復容色如故經云病之良藥斯言驗矣出冥報拾遺

悟真寺僧

唐貞觀中有王順山悟真寺僧夜如藍溪忽聞有誦
法華經者其聲纖遠時星月迴臨四望數十里聞然
無視其僧慘然有惧及至寺且白其事於群僧明夕
俱於藍溪聽之乃聞經聲自地中發於是以標表其
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
吻與舌鮮而且潤遂持歸寺乃以石函置於千佛殿
西軒下自是每夕常有誦法華經聲在石函中長安
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客於寺僅歲餘一日寺僧

撰述
盡下山獨新羅僧在遂竊石函而去寺僧跡其往已
歸東海矣時開元末年也

出宣室志

釋道俗

唐釋道俗者不測所由止體泉山原誦法華經為業
乃至遍數千貞觀中因疾將終告友人惠廓禪師曰
此雖誦經意望有驗吾死之後當以十年為限試發
視之若舌朽滅知誦無功若舌如初為起一塔庶生
俗信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俱盡唯舌
不朽一縣士女咸共贊歎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
岸上

出太平廣記

史阿誓

唐郊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阿誓者誦法華經職充
令史往還步涉未嘗乘騎以依經云哀愍一切故也
病終本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終後十
年其妻死乃發塚合葬見其舌根如本生肉斯誠轉
誦法華之靈驗也

出太平廣記

石壁寺僧

唐并州石壁寺有一老僧禪誦為業精進練行貞觀
末有鵲巢其房楹上哺養一鵲法師每有餘食恒就
巢哺之鵲雛後雖漸長羽翼未成因學飛俱墜地死
僧收瘞之經旬後僧夜夢二小兒曰某等為先有小
罪遂受鵲身比來日間法師誦法華既聞妙法得受

人身兒等今於此寺側十餘里某村姓名家託生為男十月之外當即誕育僧乃依期往視之見此家婦果同時誕育二子因為作滿月齋僧呼為鶴兒兩兒並應之曰唯出冥報拾遺

崔文簡

唐崔文簡先天中任坊州司馬屬吐蕃奄至州城同被大掠鎖械甚嚴至心念經三日鎖忽自開虜疑有奸筮搥具以實對云汝有何術荅云念金剛經復令鎖之念未終又解衆皆歎異遂送出境出報應記

姚侍

唐姚侍梓州人常持金剛經并為母造一百部忽有

鹿馴戲見人不驚犬亦不吠逡巡自去有人宰羊呼待同食食了即死使首引去見一城門上有額遂令入見王王呼何得食肉待云雖則食肉比元持經王稱善曰既能持經何不斷肉遂得生為母寫經有屠兒李迴奴請一卷焚香供養迴奴死後有人見於冥間枷鎖自脫亦生善道出報應記

呂文展

唐呂文展開元三年任閬中縣丞雅好佛經凡專心持誦金剛經至三萬餘遍靈瑞奇異年既衰至三牙并落念經懇請牙生如舊在閬中時屬亢旱刺史劉浚令祈雨僅得一遍了獲沛然又苦霖潦別駕使祈

晴應時便霽前後証驗非一不能一舉出報應記

長安縣繫囚

唐長安縣死囚入獄後四十餘日誦金剛經不輟口臨決脫枷枷頭放光長數十丈照耀一縣令奏聞玄宗遂釋其罪出廣異記

柳儉

唐邢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州岐陽宮監義寧元年坐誣枉繫大理寺儉至心誦金剛般若經有兩紙未遍不覺眠睡夢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經令遍即應得出儉忽寤勤誦不懈經二日忽有敕喚就朝堂放免又儉別時夜誦經至三更忽聞有異

香散漫滿室至曉不絕蓋感應所致也儉至終計誦經得五千餘遍出冥報記

趙文信

唐遂州人趙文信貞觀元年暴死三日後還蘊自說云初死時被人遮擁驅逐同伴十人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先喚師問云師在世修何功德師答云貧道自生以來唯誦金剛般若經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復喚遂州人前曰汝在生有何功德其人報言臣一生以來不讀佛經唯好度信文章集王言度

信是大罪人見此受苦汝見度信頗識否答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令引出度信乃見是龜身身一頭多王又令引去少時復作人來語云我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糅俗書又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述其事遂州人多好捕獵及聞所說共相鑒戒永斷殺業各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出冥報記

劉弼

唐劉弼貞觀元年任江南縣尉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上鳴土人云是鳥所止為不祥弼聞之恐懼思欲修崇功德不知何者為勝夜夢一僧偏讚金剛般若

經令誦百遍及寤依命即從至百遍忽有大風從東北來拔此樹隔舍遙擲巷外其拔處土坎縱廣一丈五尺察暴風來處小枝纖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故乃知經力不可思議出冥報記

袁志通

唐袁志通天水人常持金剛經年二十被驅為軍士敗走岩嶮經日不得食而見一童子持滿盂飯來與之志通拜忽然不見既食訖累日不飢後得還鄉自觀八年病死兩日即蘇曰被人領見王王問在生善業答云常持金剛經王甚喜曰且令送出遂活出冥報應記

韋克勤

唐章克勤少持金剛經為中郎將從軍伐遼沒高麗
貞觀中太宗征遼克勤少持金剛經望見官軍乃夜
出投之暗不知路乃至心念經俄見炬火前導克勤
隨火而去遂達漢軍出報應記

沈嘉會

唐沈嘉會貞觀中任校書郎以事配蘭州思歸甚切
每旦夕常東向拜太山願得生還積二百餘日永徽
六年十月二日夜見一童子儀服甚秀云是太山府
君之子府君媿公朝夕拜禮故遣奉迎嘉會云太山
三千餘里何能可去童子曰先生閉目勿憂道遠即
依其言瞬息之間便到宮殿宏麗童子引入謁拜府

君即延入曲室對坐談笑無所不知謂嘉會曰人之
為惡若不為人誅死後必為鬼得而治無有微幸而
免者也若日持金剛經一遍即萬罪皆滅鬼官不能
拘矣又云前府君有過天曹黜之某姓劉嘉會亦不
敢問其他也嘗與嘉會雙陸兼設酒肴嘉會起於小
廳東見姑藏令慕容仁軌執笏端坐云府君帖追到
此已六十日未蒙處分嘉會坐啟府君便令召仁軌
入謂曰公縣下有婦人阿趙被縣尉無狀拷殺阿趙
來訴遂誤追公庭前有盆水府君令洗面仍遣一小
兒送歸嘉會亦辭復令一男送凡在大山二十八日
家人但覺其精神昏昧既還如舊嘉會語仁軌於眾

長史趙持滿令人驗之無不同自此常持金剛經遇
赦得歸出報應記

馬子雲

涇縣尉馬子雲為人數奇以孝廉三任為涇縣尉皆
數月丁憂而去在官日充本郡租綱赴京途由淮水
遇風船溺凡沈官米萬斛由是大被拘繫子雲在繫
乃專心念佛凡經五年後遇赦得出因逃於南陵山
寺中常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縣先謂人曰吾為
入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
爾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戶子雲
喜曰化佛來矣且迎吾行言訖而歿出紀聞

雲華寺觀音

長安雲華寺有觀音堂在寺西北隅大中末百姓屈
岩患瘡且死夢一菩薩摩其瘡曰我在雲華寺岩驚
覺汗流數日而愈因詣寺尋檢至聖畫堂見菩薩一
如其觀傾城百姓瞻禮岩遂立社建堂移之出西陽雜俎

無畏師

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巨蛇狀甚異高丈餘圍
五十尺魁魁若盤遶出於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
畏曰後此蛇決水豬洛城即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
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無畏乃憤之曰爾蛇營居溪
山中固安其所何為將欲肆毒於世即速去無患生

明沐

合貴

十六

人其蛇聞之遂斃地若有漸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
山據洛陽盡毀宮焉果無畏所謂決洛水瀕城之應

出宣
室志

司馬喬卿

唐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純謹有志行至永
徽中為揚州司戶曹丁母憂居喪毀瘠骨立刺心上
血寫金剛般若經二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莖經
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蓋日潛汁一升食之味甘
如蜜取而復生喬卿同僚數人並目覩其事

出宣報
拾遺

孫壽

唐顯慶中平州人孫壽於海濱游獵見野火焰熾草

木蕩盡唯有一叢茂草獨不焚疑草中有伏獸遂燭
之以火竟不爇壽甚怪之入草中窺視乃獲一函金
剛般若經其傍又有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蓋
由此也始知經像非凡所測孫壽親自說

出太平
廣記

徐善才

唐武德中醴泉縣人徐善才常修齋戒誦觀世音經
逾千遍曾往京城延興寺修營功德及還家道逢胡
賊賊所掠漢人千百將向洪崖次第殺之善才知不
免唯至心念觀音經當殺之時了不自覺至初夜方
悟身在深澗樹枝上去岸三百餘尺以手摩頂覺微
痛而無傷漸下樹循澗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漸曉去

撰述

拾遺三卷感應傳卷之七

州七

賊已遠得官路遂還家琬法師嘗說此事出太平廣記

杜智楷

杜智楷曹州離狐人少好釋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隱居太山以讀誦為事唐貞觀二十一年於山中還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體昏然如夢見老母及美女十數屢來相擾智楷端然不動群女漸相逼斥並云與智楷擲置北澗裏遂總近前同執捉有攬著袈裟者忽齊聲念佛却後懺悔請為造阿彌陀佛誦觀音菩薩三十餘遍少間遂覺體上大汗即愈離狐今濟陰

也出太平廣記

許儼

唐龍朔麟德中京師永興坊許儼取魚為業後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似火炙自云但見火車來燒身官府責取魚多遣生受罪已經數日乍生乍死親戚勸作功德遂造觀音像兩軀仍令合家不食酒肉病遂差出太平廣記

僧道憲

唐聖善寺僧道憲俗姓元氏開元中住持於江州大雲寺法侶稱之時刺史元某欲畫觀世音七鋪以憲練行委之勾當憲令畫工持齋潔已諸綵色悉以乳頭香代膠備極清淨元浚嘉之事畢往預寧所排造文殊堂排成將還忽然墮水江流湍急同侶求拯無

日本

由憲墮水之際便思念觀世音見水底有異光久而
 視之見所畫七菩薩立左右謂憲曰爾但念南無
 菩薩憲行李如畫猶知在水底懼未免死乃思計云
 念阿彌陀佛又念阿彌陀佛其七菩薩並來捧足將
 至水上衣服無所污淥與排相隨俱行四十餘里憲
 天寶初滅度今江州大雲寺七菩薩見在兼畫落水
 事云取出廣宮
 異記

成珪

成珪者唐天寶初為長沙尉部送河南橋木始至揚
 州累遭風水遺失差眾揚州所司謂珪盜賣其木拷
 掠備至不勝楚痛妄云破用揚州轉帖潭府時班景

倩為潭府嚴察之吏也長沙府別將錢堂楊觀利其
 使與景倩左右構成景倩使觀來收珪等觀至揚州
 以小枷枷珪陸路通行至寧江方入船乃以連鎖鎖
 枷附於船梁四面悉皆釘塞唯開小孔出入飢食等
 珪意若至潭府必死發揚州便心念救苦觀世音菩
 薩恒一日一食或時不食但飲水清齋經十餘日至
 滁口夕暮之際念誦懇至其枷及鎖忽然開解形體
 蕭然無所累著伺夜深舟人盡卧珪乃折所釘拔除
 出船背至觀房上呼曰楊觀汝如我何觀初驚起問
 何得至此珪曰當葬江魚腹中豈與汝輩成功耶因
 決意赴水初至潭底須臾遇一浮木中有堅枝珪騎

木抱得至水面中夜黑暗四顧茫然木既至潭底又復浮出珪意至心念觀世音乃漂然忽爾翻轉隨水中木而行知已至岸便蘆中潛伏又江邊多猛獸往來顧視亦不相害至明投近村村中為珪裝束送至滁州官寮歎美為市驢馬糧食等珪便入京於御史臺申理初楊觀既失珪一特潰散觀因此亦出家焉

出卓異記

熊慎

唐豫章民有熊慎者以販魚為業嘗載魚宿于江諸聞船內念佛聲察之乃魚也悉放之後于沙上得紫磨金數千遂巨富

出文苑彙傳

鄭師辯

唐東北右監門兵曹參軍鄭師辯年未弱冠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初有數人見收將入官府大門有見囚百餘人皆重行北面立凡為六行其前行者形狀肥白好衣服如貴人復行漸瘦惡或著枷鎖或但去巾帶偕行連袂嚴兵守之師辯至配入第三行東頭第三立亦巾帶連袂辯憂懼專心念佛忽見平生相識僧來入兵團內兵莫之止因至辯所謂曰生平不修福今忽如何辯求請救僧曰吾今救汝得出可持戒耶辯曰諾須臾吏引入諸囚至官前以次詰問尋于門外僧為授五戒用瓶水灌其額謂曰日西當活

又以黃帔一枚與辯曰披此至家置淨處也仍似歸路辯披之而歸至家脫帔至牀角上既而目開身動家人驚散謂屍欲起唯母不去問曰汝活耶辯曰日西當活辯意時疑日午問母母曰夜半方知死生相違晝夜相反既到日西能食而愈猶見帔在牀頭及辯能起帔形漸滅而尚有光七日乃盡辯遂持五戒後數年有友人勸食猪肉辯不得已食一纘是夜夢已化為羅刹爪齒各長數尺捉生猪食之既曉覺口腥唾血使人視口盡是凝血辯驚不敢復食肉又數年娶妻家逼食後乃無驗然而辯自五六年來身臭有大瘡洪爛不愈或恐以破戒之故也唐臨昔與辯

同直東宮見其自說出冥報記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七 終

其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八

打睡菴主玄光輯

唐

釋智興

唐京師莊嚴寺釋智興洛州人也勵行堅明依首律
師誦經持律不輟昏曉至大業五年仲冬次當維那
鳴鐘同寺僧名三果者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中路
身亡初無凶告通夢於妻曰吾行達彭城不幸病死
生無善行今墮地獄備經五苦賴今月初十日禪定
寺僧智興鳴鐘發響聲振地獄同受苦者一時脫解
今生樂處思報其恩汝可具絹十疋奉之并陳意殷

勤及寤說之人無信者尋復夢如初後十餘日以問
 與夢符同乃以絹奉與合寺大德至咸問與曰何緣
 鳴鐘乃感斯應與曰余無他術見佛法藏傳云罽膩
 吒王受苦由鳴鐘得停及增一阿含經鳴鐘作福敬
 遵此事勵力行之嚴冬登樓風切皮肉露手鳴椎掌
 中破裂不以爲苦鳴鐘之始先發善願諸賢聖同入
 道場同受法食願諸惡趣聞此鐘聲俱時離苦速得
 解脫如斯願行察志常奉修故致茲通感焉

出異苑

董雄

唐董雄河南人貞觀中爲大理寺丞幼奉佛法蔬食
 多年因非累與同列李敬玄王欣俱維繫雄專念普

門品日三十遍鎖忽夜解落雄驚告忻玄忻玄視其
 鎖堅全在地而鈎連不開相離數尺卽告守者御史
 張守一宿直命吏燭之而甚怪重鎖封記而去雄如
 常誦經不輟至五更又解落有聲雄復告忻玄等至
 明守一視之封題如故而鎖自相離忻玄素不信佛
 法其妻讀經嘗謂曰何爲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及
 見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大聖也時忻亦
 誦八菩薩名滿三萬遍晝鎖解落視之如雄無異不
 又俱免

出真報拾遺

孟知儉

唐孟知儉并州人少時病忽亡見衙府如平生時不

知其死逢故人為吏謂曰因何得來具報之乃知是
 冥途吏為檢尋曰君平生無修福處何以得還儉曰
 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雖不記數亦三四萬遍重
 檢獲之遂還吏問欲知官乎曰甚要遂以簿示之云
 孟知儉合運出身為曹州參軍轉鄧州司倉即掩却
 不許看遂至荒榛入一黑坑遂活不知運是何事尋
 有敕募運糧因放選授曹州參軍乃悟曰此州吾不
 見小書耳滿授鄧州司倉去任又選唱晉州判司未
 過而卒出朝野
 僉載

唐晏

唐晏梓州人持經日七通唐開元初避事晉州安岳

縣與人有隙讒於使君劉肱肱令人捉晏夜夢一胡
 僧云急去驚起便走至遂州方義縣肱使奄至奔走
 無路遂一心念經捕者交橫並無見者由是獲免出
 報

應記

張御史

張某唐天寶中為御史判官奉使淮南推覆將渡淮
 有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謂有急事特駐舟泊至乃
 云附載渡淮耳御船者欲歐擊之兼責讓何以欲濟
 而輒停留判官某云無擊反責所由云載一百姓渡
 淮亦何苦也親以餘食哺之其人甚愧忍既濟與某
 分路須臾至前驛已在門所某意是囑請心甚嫌之

謂曰吾適渡汝何為復至可即遽去云已實非人欲與判官議事非左右所聞因屏左右云奉命取君合淮中溺死適承一饌固不忘已蒙厚恩只可一日停留耳某求還至舍有所遺囑鬼云一日之外不敢違也我雖為使然在地下職類人間里尹方胥爾某欲前請救鬼云人鬼異路無宜相逼恐不免耶某遙拜鬼云能一日之內轉千卷續命經當得延壽言訖出去至門又回請云識續命經否某初未了知鬼云即人間金剛經也某云今日已晚何由轉得千卷經鬼云但是人轉則可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至明日晚終千遍訖鬼又至云判官已免

會須暫謁地府眾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既見王具言千遍續命經足得延壽命取檢云與所誦實同因合掌云若爾猶當更得十載壽便放重生至門前所追吏云坐追判官遲迴今已遇捶乃祖示之願乞少錢某云我貧士且在逆旅多恐不便鬼云唯二百千某云若是紙錢當奉五百貫鬼云感君厚意但我德素薄何由受汝許錢二百千正可某云今我亦鬼耳夜還逆旅未易辨得鬼云判官但心念令妻子還我自當得之某遂心念甚至鬼云已領訖須臾復至云夫人欲與阿嬭不肯又令某心念阿嬭須臾曰得矣某因冥然如落深坑因此遂活求假還家具

異記

拾遺三卷感應傳卷之八

說其事妻云是夢夢君已死求二百千紙錢欲便市造阿嬾故云夢中事何足信其夕阿嬾又夢因得十年後卒也出廣異記

李昕

唐李昕者善持千手千眼呪有人患瘡鬼昕乃呪之其鬼見形謂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為懼李十四郎不敢復往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東郡客遊河南其妹染疾死數日蘓說云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復有數十人欲相凌辱其中一人忽云此李十四郎妹也汝輩欲何之今李十四郎已還不久至舍彼善人也如聞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呪相困辱不如早送還之

乃相與送女至舍女活後昕亦到舍也

出廣異記

牛騰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邠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侯姓裴氏未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沈靜寡言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而河東侯遇害公子適為牂牁建安丞將行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極甚衆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陷之

日本

拾遺三卷感應傳卷之八

四

公子將見崔察懼不知所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瓌
偉黃衣盛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
驚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
子甚善授公以神呪見中丞時但俯伏搯訣言帶犀角刀子
搯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手中而密誦呪七遍當
有所見可以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
陀阿婆迦呵公子悅而誦之既得仰視異人亡矣大
異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
人各呼名過素有卻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
公子如其言誦呪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
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捩其

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法定字
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見神人釋察而亡矣
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宦如戒僧
焉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偽行無頗以是夷獠漸
漬其化遂大布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
數處居三年而莊周獠反轉入牂牁郡人皆殺長吏
以應之建安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
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詈曰縣丞至惠
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
是兼以擘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許其後
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

精內教甚有感焉

出紀

李元平

唐李元平故睦州刺史伯誠之子大曆五年客於東陽寺中讀書歲餘薄暮見一女子紅裙繡襦容色美麗娥冶自若領數青衣來入僧院元平悅之而窺見青衣問其所適及姓氏青衣怒曰誰家兒郎遽此相逼俱為士類不合形迹也元平拜求請見不許須臾女自出院四顧忽見元平有如舊識元平非意所望延入問其行李女曰亦欲見君以論宿昔之事請君無疑嫌也既相悅經七日女曰我非人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君前身為門吏長直君雖貧賤而容色

可悅我是一小女子獨處幽房時不自思量與君戲調蓋因緣之故有此私情纔過十旬君隨物故余雖不哭殆不勝情便潛以朱筆塗君左股將以為誌常持千眼千手咒每焚香發願各生富貴之家相慕願為夫婦請君驗之元平乃自視實如其言及曉將別謂元平曰託生時至不可久留後身之父見任刺史我年十六君即為縣令此時正當與君為夫婦未間幸存思戀慎勿婚也然天命已定君雖別娶故不可得悲泣而去他年果為夫婦

出異物誌

長沙人

唐長沙人姓吳征蠻卒夫也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

常得白龜羹而食之乃遍身患瘡悉皆潰爛痛苦號
 叫斯須不可忍眉髮手足指皆墮落未即死遂乞於
 安南市中有僧見而哀之謂曰爾可回心念大悲真
 言吾當口授若能精進必獲善報卒依其言受之一
 心念誦後瘡痍漸復手足指皆生以至平愈遂削髮
 為僧號智益於伏波將軍舊宅基建立精舍住持泉
 州開元寺通慧大德楚彤親識智益常語之

出報
應錄

乾符僧

唐乾符中有僧忘其名號恒以課誦為事未常暫廢
 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滾群動息持念之際忽覺有
 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漸逼船來僧問之曰某非

人也姓許名道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歿受業
 報為艷預堆龍王三千年於今二百四十年矣適聞
 師持課大利益故來遜謝耳僧問曰峽路險惡多
 覆溺之患盍敷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寔煩留
 業感所作非常力而能制也僧甚異之將復問忽失
 所在

出報
應傳

開元選人

吏部侍郎盧從愿父素不事佛開元初選人有暴亡
 者以筭未為地下所由放還既出門逢一老人著枷
 謂選人曰君以得還我子從愿今居吏部若選事未
 畢當見之可為相諭已由不事佛今受諸罪備極痛

苦可速作經像相救其人既活向銓司為說之從慮
流涕請假寫經像相救畢却詣選人辭謝云已生人
間可為白兒言訖不見出廣異記

王掄

天寶十一年朔方節度判官大理司直王掄巡至中
城病死凡一十六日而蘇初疾亟屬續之際見二人
追去恍惚以為人間不知其死也須臾入大城門見
朔方節度李林甫相見拜揖以為平生時也又見李
邕裴敦復數人於一府庭言責林甫命掄方悟死耳
林甫手持紙筆與邕等辨對俄而見其案冥司斷曰
林甫死後破家楊國忠代為相其冬林甫死楊國忠

果代之掄兄攝亡已六年時見之攝云爾未當死若
得錢三千貫即重生也掄家在西定遠去中城數百
里便見一山下有崎嶇小逕馳歸其家斯須而升堂
告妻曰我已死矣若得錢三千貫可再生其夕舉家
咸聞窗牖間窅然有物聲犬亦迎吠既明其妻泣言
夢掄已死求錢三千貫即取紙剪為錢財召巫者焚
之掄得之即與人間錢不殊矣冥中無晝夜長如十
一月十二月大陰雪時有鬼王衣紫衣決罪福判官
數十人其定罪以負心為至重其被考理者多僧尼
及位冠掄在生時無他過及定罪唯舉食肉罪旁見
小吏曰此人雖食肉不故殺然食肉者信罪矣殺而

撰述
推選三書應九律卷之六
食之罪又甚焉。掄未病時，曾解衣寫金光明經，手自封裹，置于佛堂內。及冥中，以此業得見地藏菩薩。汝由此善，當得更生。即令取經，經即掄所封裹之經也。鬼王判官數人，皆平生相友善，相見恍惚，不叙故亦見其先府君夫人，拜伏之後，都無問訊，如不相識。又見諸先亡兄弟，亦無兄弟情，兄攝近亡相睦，如生當以目近故也。至其視事之所，見親故有當貴及壽夭，皆宿命先定，不可移改。俄而放歸，有一吏曰：君有祿及壽，然此中之事，必不得洩之。言畢，奄然而活。亡已

十六日也。

出混幽記

費子玉

天寶中，犍為參軍費子玉，官舍夜卧，忽見二吏至牀前，召費參軍。子玉驚起，問誰。吏云：大王召君。子玉云：身是州吏，不屬王國，何得見召。吏云：閻羅子玉大懼，呼人鞫馬，無應之者。倉卒隨吏去，至一城，城門內外各有數千人。子玉持誦金剛經，爾時恒心誦之，又切念云：若遇菩薩，當訴以屈。須臾，王命引入。子玉再拜，甚歡然。俄見一僧從雲中下，子玉前致敬。子玉復揚言欲見地藏菩薩。王曰：子玉，此是也。子玉前禮拜。菩薩云：何以知我耶。因謂王曰：此人一生誦金剛經，以算未盡，宜遣之去。王視子玉，忽怒問其姓名。子玉對云：嘉州參軍費子玉。王曰：此犍為郡何嘉州也。汝合

死正為菩薩苦論且釋君去子玉再拜辭出菩薩云
汝還勿復食肉當得永壽引子玉禮聖容聖容是銅
佛頭面手悉動菩薩禮拜手足悉展子玉亦禮禮畢
出門子玉問門外人何其多乎菩薩云此輩各罪福
不明已數百年為鬼不得託生子玉辭還舍復活後
三年食肉又死為人引證菩薩見之大怒云初不令
汝食肉何故違約子玉既重生遂斷葷血初子玉累
取三妻皆云被追之亦悉來見子玉問何得來耶妻
云君勿顧之耳小妻云君與我不足有恨而來所用
已錢何不還之子玉云錢亦易得妻云用我銅錢今
還紙錢耶子玉云夫用婦錢義無還理妻無以應遲

迴各去也

出廣異記

劉公信妻

唐龍朔三年長安城內通軌坊三衛劉公信妻陳氏
母先亡陳因患暴死見人將入地獄備見諸苦不可
具述末後見一地獄石門牢固有兩大鬼形容偉壯
守門左右怒目瞋陳曰汝是何人到此見石門忽開
亡母在中受苦不可具述受苦稍歇母子近門相見
母語女言汝還努力為吾寫經女云娘欲寫何經母
曰為吾寫法華經言訖石門便閉陳還得藉具向夫
說即憑妹夫趙師子欲寫法華經其師子舊解寫經
有一經生將一部新寫法華經未裝黃者轉向趙師

子處質錢且云經主姓范師子許乃與父兄云今既得經在家幸有此一部法華兄贖取此經可否陳夫從之裝潢既訖授與其妻在家為母供養後夢見母從女索經云吾先遣汝為吾寫一部法華何因迄今不得女報母言已得娘贖得一部法華見裝潢了在案供養母語女言止為此經吾轉受苦真道中獄卒打吾脊破汝看吾身瘡獄官語曰汝何因取他范家經將為已經汝有何福大是罪過女見母說如此更為母別寫法華其經未了女夢中復見母來催經即見一僧手提一卷法華語母云汝女已為汝寫經第一卷了功德已成何須急急後寫經成母來報女因

汝為吾寫經今已得出真途好處受生得汝恩力故來報汝汝當好住善為婦禮信心為本言訖悲淚共別後問前贖法華經主果是姓范

出太平廣記

長樂村聖僧

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長樂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給僧食忽於途中得一僧座具既無所歸至家則寶之後因設齋以為聖僧座齋畢眾散忽有一僧扣門請食主人曰師何由知弟子造齋而來此也僧曰適到瀆水見一老師坐水濱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請我過齋施錢半於眾僧汗吾座具苦老身自澆之吾前禮謁老僧不止因問之曰老闍梨何處齋來何為自

幹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吾此來主人大驚
延僧進戶先是聖僧座空上有羹汁翻汗處主人乃
告僧曰吾家貧卒辦此齋施錢少故衆僧皆三十佛
與聖僧各半之不意聖僧親臨而又汗其座具愚慙
盲冥心既差別又不謹慎於進退皆是吾之過也
出紀

婺州金剛

婺州開元寺門有二金剛世稱其神烏雀不敢近疾
病祈禱者累有驗往來致敬開元中州判司於寺門
樓上宴會衆人皆言金剛在此不可一人曰土耳何
能爲乃以酒肉內口須臾樓上雲昏電掣既風且雷

酒肉飛揚衆人危懼獨汗金剛者曳出樓外數十丈
而震死出廣異記

李思元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
卒卒後心煖家不敢殯積二十一日夜中而纔蘊卽
言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
送來人思元父爲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
爲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曰蒙恩相送
薄饌單蔬不足以辱文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
張紙錢於庭中又令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
蒙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

臥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
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潮與思元同召者三人兩吏
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許之
吏喜俄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辨之官
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居有
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未進
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召見
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令却簾召貴人登樓貴人自
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貴人
曰今既來此即須置對不審在生有何善事貴人曰
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奈何

因頓覺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末數級忽有大
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中吹
其身忽長數丈狀而墮壞或大或少漸漸遠去便失
所在王見佇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入地
獄矣官因白思元等王元可捨籌定之囚簾下投三
疋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思元
絹開無有王曰留二人舍思元思元出殿門門西牆
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幡華迎思元云菩薩要
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於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
內有僧衣金縷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
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為贊歎聲思元聞

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
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
一一話之當令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
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蘊具三十
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七日
又設大齋畢思元又死至曉蘊云向又爲菩薩所召
怒思元曰吾令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之思
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潔淨
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具言
冥中事人皆化之焉出紀

薛濤

江陵尉薛濤以乾元中死三日活自言初逢一吏持
帖云王使追押帖作祐字濤未審是何王韜馬便去
行可十餘里至一城其吏排闥便入廳中一人羽衛
如王者濤入再拜王問君是荊州吏耶濤曰是王曰
罪何多也今訴君者不可勝數對曰往任成固縣尉
成固主進鷹鷄濤典其事不得不殺殺多誠有之王
曰殺有私乎曰亦有之公私孰多曰私少於公王曰
誠之然君祿福有厚壽命未已彼亦無如君何不得
不追對耶令濤出門通謝諸命濤至見雉兔等遍滿
數頃皆飛走逼濤濤云天子按鷹鷄非我所爲觀君
輩意旨盡欲殺我其何故也適奉問爲君寫經像使

皆託生何必衆人殺一命也王又令人傳語久之稍
稍引去濤入王謂之曰君算未盡故特爲君旣還宜
作功德以自贖耳濤再拜數四王問君讀書否曰頗
常讀之又問知晉朝有羊祜否曰知之王曰卽我是
也我昔在荊州曾爲刺史卒官舍故見君江陵之吏
增依依耳言訖辭出命所追之吏送之歸舍遂活出

異記

楊師操

雍州醴泉縣人楊師操貞觀中任藍田縣尉尉後以
身老還家躬耕爲業然立性毒惡喜見人過每鄉人
有事無問大小卽錄告官縣令裴瞿曇用爲煩碎初

不與理師操或上表聞天人皆不喜每謂人曰吾性
雖急暴從武德已來四度受戒日誦經論然有人侵
已則不能忍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見著青衣人
騎白馬從東來云東陽大監追汝須臾不見師操身
忽倒已到東陽都錄處於時府君大衙未散師操遂
私行曹司皆有几案牀席見囚人或著枷鎖露頭散
腰或坐立行住如是不可算數師操向東行到一處
有孔極小唯見小星流出臭煙蓬勃有兩人手把鐵
棒修理門首師操問此是何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
擬著持戒不全人聞有楊師操一生喜論人過逢人
詐言慙愧有片言侵凌實不能忍欲遣入此故修理

之今日是四月八日其家為師操身死布施齋供曹
司平章欲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待師操便叩頭禮
謝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答云爾但志禮
十方佛動心懺悔改却毒心即往生他處師操依語
聲發願遂蒙放還經三日却活操具述於慧靖禪師
改過懺悔今見年七十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念後
夢前追使者云爾既止惡更不來追但勤誠修善而
已出冥
祥記

周哲滯妻

汝南周哲滯妻者戶部侍郎席豫之女也天寶中暴
疾危亟殆死平生素有衣服悉捨為功德唯有一紅

地繡珠綴背襦是母所賜意猶惜之未言其疾轉劇
又命佛工以背襦於疾所鑄二軀佛未畢而卒初群
鬼搏撮席氏登大山忽聞背後有二人喚令且住群
鬼乃遷延不敢動二人既至顏色滋黑灰土滿面群
鬼畏懼莫不駭散遂引席氏還家聞家人號哭二人
直至屍前令入其中乃活二人即新鑄二佛也
出廣
異記

齊君房

唐齊君房者家於吳自幼苦貧雖勤於學而寡記性
及壯有篇詠則不甚清新常為凍餒所驅役役於吳
楚間以四五六七言于謁多不遇侯伯禮接雖時有
所獲未嘗積一金貯布袋脫滿一繩則必病罄而復

愈元和初遊錢塘時屬凶年箕斂投人十不遇一乃
求朝發於天竺至孤山寺西餒甚不能前去因臨流
零涕悲吟數聲俄爾有胡僧自西而來亦臨流而坐
顧君房笑曰法師語秀才旅遊滋味否君房曰旅遊
滋味即足矣法師之呼一何謬哉僧曰子不憶講法
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君房曰某生四十五矣盤桓
吳楚間未嘗涉京江又何有洛中之說乎僧曰子應
為飢火所惱不暇憶前事也乃探鉢囊出一棗大如
拳曰此吾國所產食之知過去未來事豈止於前生
爾君房餒甚遂請食之食訖甚渴掬泉水飲之忽欠
伸枕石寢頃刻乃寤因思講法華於同德寺如昨日

焉因泣涕禮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為蜀
僧今則斷攀緣矣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又聞為
法師矣悟法師焉在曰豈不憶香山寺石像前戲發
大願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為赴赴貴臣昨聞已得
大將軍當時雲水五人唯吾得解脫獨爾為凍餓之
士耶君房泣曰某四十餘年日一食三十餘年擁一
褐浮俗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不圓修困於今日僧
曰過由獅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
戒珠曾缺禪味曾羶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樞影曲
報應宜然君房曰為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計
矣他生之事庶有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中出一鏡

背而皆瑩徹謂君房曰要知貴賤之分脩短之限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覽焉君房覽鏡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鏡入囊遂挈之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是夕君房至靈隱寺乃剪髮具戒法名鏡空大和元年李致習業在龍門天竺寺鏡空自香山敬善寺訪之遂聞斯說因語致曰我生五十有七矣僧臘方十二持鉢乞食尚九年在捨世之日佛法其衰乎詰之默然無答乃請筆視題數行於經藏北垣而去曰興一沙衰恒沙兔而置犬而擊牛虎相交亡角牙寶檀終不滅其華

出纂異記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洛州總管獨孤信見而歎曰此聖童也但恨其器大適小難為用也周宣帝時思邈以王室多故遂隱居大白山隋文帝輔政徵為國子博士稱疾不起常謂所親曰過是五十年當有聖人出吾方助之以濟人及太宗即位召詣京師嗟其容色甚少謂曰故知有道者誠可尊重美門廣成豈虛言將授以爵位固辭不受顯慶四年高宗召見拜諫議大夫又固辭不受上元元年辭疾請歸特賜良馬及鄱陽公主邑司以居焉當時知名之士如宋令文孟詵盧照隣等皆執師資之禮以事焉

日本

思邈嘗從幸九成宮照隣留在其宅時庭前有病梨樹照隣為賦其序曰癸酉之歲余卧疾長安先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陽公主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廢時有孫思邈處士居之邈道合古今學殫數術高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濬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耳其推步甲乙度量乾坤則洛下閔安期先生之儔也照隣有惡疾醫所不能愈乃問思邈名醫愈疾其道如何思邈曰吾聞善言天者必質之於人善言人者必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凝而為霜雪張而為虹蜺此天地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呼吸吐

納精氣往來流而為榮衛彰而為氣色發而為音聲此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蒸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瘡贅陷而為癰疽奔而為喘乏竭而為焦枯診發手面變動手形推此以及天地亦如之故五緯盈縮星辰失度日月錯行彗飛流此天地之危疹也寒暑不時天地之蒸否也石立土踴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土陷天地之癰疽也奔風暴雨天地之喘乏也雨澤不時川瀆竭涸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導之以藥石救之以鍼劑聖人和之以至德輔之以入事故形體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

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謂小心也赴赴武夫
公侯干城謂大膽也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行之方也
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思邈自云開皇辛酉
歲生至今九十三矣詢之鄉里咸云數百歲人話周
齊間事歷歷如眼見以此參之不啻百歲人矣然猶
視聽不衰神采甚茂可謂古之聰明博達不死者也
初魏徵等受詔修齊梁周隋五代史恐有遺漏屢訪
之思邈口以傳授有如目觀東臺侍郎孫處約嘗將
其五子從倣俊侑侑以謁思邈思邈曰俊當先貴侑
當晚達侑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其言太子詹事
盧齊卿童幼時請問人倫之事思邈曰汝後五十年

位登方伯吾孫當爲屬吏可自保也齊卿後爲徐州
刺史思邈孫溥果爲徐州蕭縣丞邈初謂齊卿言時
溥猶未生而預知其事凡諸異迹多此類也永淳元
年卒遺令溥葬不藏冥器祭祀無牲牢經月餘顏貌
不改舉尸就木猶如空衣時人異之自注老子莊子
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代又撰福祿論三卷攝生真
錄及枕中素書會三教論各一卷已上舊唐書又開
元中復有人見隱於終南山與宣律師相接每來往
參請宗旨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祈雨詔
有司備香燈凡七日縮水數尺忽有老人夜詣宣律
師求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無雨時久匪由弟子胡

僧利弟子，腦將為藥。欺天子言，祈雨命在旦夕。乞和尚法律救護，宣公辭曰：貧道持律而已，可求孫先生。老人因至，思邈謂曰：我知昆明龍宮有仙方三十首，若能示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怙。有頃，捧方而至。思邈曰：爾但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數日溢岸，胡僧羞恚而死。又嘗有神仙降，謂思邈曰：爾所著千金方濟人之功，亦已廣矣，而以物命為藥，害物亦多，必為尸解之仙，不得白日輕舉矣。昔真人桓闔謂陶貞白事亦如之，固吾子所知也。其後思邈取草木之藥以代畜蟲水蛭，命作千金方翼三十篇，每篇有龍宮仙方一首行之。

於世及玄宗避羯胡之亂，西幸蜀，既至，蜀夢一叟，鬚鬢盡白，衣黃襦，再拜于前。已而奏曰：臣孫思邈也。廬於我眉山有年矣。今聞鑾駕幸成都，臣故候謁。玄宗曰：我熟識先生名久矣。今先生不遠而至，亦將有所求乎？思邈對曰：臣隱居雲泉，好餌金石藥。聞此地出雄黃，願以八十兩為賜。脫遂臣請幸降，使齋至我眉山。玄宗諾之，悸然而寤。即詔侍臣陳忠盛挈雄黃八十兩往我眉，宣賜思邈。忠盛既奉詔入，我眉至屏風嶺，見一叟，貌甚俊古，衣黃襦，立於嶺下。謂忠盛曰：汝非天子使乎？我即孫思邈也。忠盛曰：上命以雄黃賜先生，其叟儂而受。既而曰：吾蒙天子賜雄黃，今有表。

謝屬山居無翰墨天使命筆札傳寫以進也忠盛即
 召吏執牘涂翰叟捐一石曰表本在石上君可錄焉
 忠盛目其石果有硃字百餘實表本也遂謄寫其字
 寫畢視其叟與石俱亡見矣於是具以其事聞於玄
 宗玄宗因問忠盛叟之貌與夢者果同由是益奇之
 自是或隱或見咸通末山下民家有兒十餘歲不食
 葷血父母以其好善使於白水僧院為童子忽有遊
 客稱孫處士周遊院中訖袖中出湯末以授童子曰
 為我如茶法煎來處士呷少許以餘湯與之覺湯極
 美願賜一碗處士曰此湯為汝來耳即以末方寸匕
 更令煎喫因與同侶話之出門處士已去矣童子亦

乘空而飛眾方驚異顧視煎湯銚子已成金其後亦
 時有人見思邈者出仙傳拾遺及宣室志
 又無生居士所刊纂感應傳曰孫思邈曾書寫華嚴
 經七百五十部太宗欲讀佛經問邈何經為大邈云
 華嚴佛所尊大帝曰近玄奘三藏譯大般若六百卷
 何不為大而八十卷華嚴經獨得大千經卷般若經乃
 法界具一切於一門中可演出大千經卷般若經乃
 是華嚴中一門耳太宗方悟乃受持華嚴一乘祕教
 又列仙傳曰成都有僧誦法華經甚專雖兵亂卒
 不能害忽一日有僕人至云先生請師誦經經過煙嵐
 中入一山居僕云先生老疾起遲請誦經至寶塔品

欲一聽之僧誦至此先生出野服杖藜兩耳垂肩焚香聽經罷遂供僧以藤盤竹箸糝飯一孟杞菊數甌僧食之絕無鹽酪味美若甘露復贈錢一緡僕送出路口僧因問曰先生何姓曰姓孫曰何名僕於掌中手書思邈二字僧大駭視僕遽失不見視錢皆金錢也僧自此身輕無疾宋真宗時僧已二百餘歲後莫知所之

李大安

唐隴西李大安工部尚書大亮之兄也武德中大亮任越州總管大安自京往省之大亮遣奴婢數人從兄歸至穀州鹿橋宿於逆旅其奴有謀殺大安者候

大安眠熟夜已過半奴以小劍刺大安項洞之刃著於牀奴因不拔而逃大安驚覺呼奴其不叛者奴婢欲拔刃大安曰拔刃便死可先取紙筆作書書畢懸官亦至因為拔刃洗瘡加藥大安遂絕忽如夢者見一物長尺餘濶厚四五寸形似猪肉去地二尺許從戶入來至牀前其中有語曰急還我猪肉大安曰我不食猪肉緣何負汝耶聞戶外有言曰錯也此物即還從戶出大安仍見庭前有池水清淺可愛池西岸上有金像可高五寸須臾漸大俄化為僧披袈裟其新淨語大安曰被傷耶我今為汝痛將去汝當平復還家念佛修善也因以手摩大安頸瘡而去大安視

其形狀見僧有紅繒補袈裟可方寸許甚分明既而大安覺遂蘊而瘡亦不復痛能起坐食數十日京宅子弟迎至家家人親故來視大安為說被傷由狀及見像之事有一婢在旁聞說因言大安之初行也安妻使婢請匠工為造一佛初成以綵畫其衣有一點水污像之背上當令工去之不肯今仍在形狀如郎君所說大安因與妻家人共起觀相乃同所見無異其背點朱宛然補處於是歎知聖教不虛遂加崇信焉

出真
報記

聖鐘山

黎州聖鐘山者古老傳此山有鐘聞其聲而形不見

南詔犯境鐘則預鳴唐天寶大和咸通乾符之載群蠻來寇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鐘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惠安請門僧京師右街淨眾寺惠維講妙法蓮華經一遍此鐘頻鳴如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

出黎州
圖經

萬佛山

上崇釋氏教乃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色氍毹及萬佛山可高一丈上置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氍毹之巧麗亦冠絕於一時每放之內即有歌舞之樂列國山川之狀或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鸞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其真假萬佛

山雕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形大者或逾寸小者八九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悉具而辮縷金玉水精為幡蓋流蘇菴瞻葡萄羅等樹構百寶為樓閣臺殿其狀雖微勢若飛動前有行道僧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閣三寸以蒲牢銜之每擊鐘行道僧禮拜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聲蓋關楨在手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為名其數則不可勝計上置九光扇於岩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街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見有光出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命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

出杜陽雜編

董觀

董觀太原人善陰陽占候之術唐元和中與僧靈習善偕適吳楚聞習道率觀亦歸并州寶曆中觀遊汾涇至泥陽郡會于龍興寺堂宇宏麗有經數千百編觀遂留止期盡閱乃還先是院之東廡北室空而局鋪觀因請居寺僧不可曰居是室者多病或死且多妖異觀少年恃氣力曰某願得之遂居焉旬餘夜寐輒有胡人十數挈樂持酒來歌笑其中若無人如是數夕觀雖懼尚不言于寺僧一日經罷時已曉黑觀急甚閉室而寢未熟忽見靈習在榻前謂觀曰師行矣觀驚且恚曰師鬼也何為而至習笑曰子運窮數

撰述
拾遺三書卷之六
一五六
盡故我得以候子即牽觀袂去榻觀回視見其身尚
偃如寢熟乃嘆曰嗟乎我家遠父母尚在今死此誰
蔽吾屍邪習曰何子之言失而憂之深乎夫所以爲
人者以其能運手足善視聽而已此精覓扶之使然
非自然也精覓離身故曰死是以手足不能爲視聽
不能施雖六尺之軀尚安用乎子寧足念觀謝之因
問習常聞我教中有陰去身者誰爲邪習曰吾與子
謂死而未更生也遂相與行其所向雖關鍵甚嚴輒
不礙於是出泥陽城西去其地多草首密紅密如毛
毳狀行十餘里一水廣不數尺流而西南觀問習習
曰此俗所謂奈河其源出於地府耶觀即視其水皆

血而腥穢不可近又見岸上有冠帶袴襦凡數百習
曰此逝者之衣由此趨真道耳又望水西有二城南
北可一里餘草樹蒙蔽廬舍駢接習與觀曰與子俱
往彼君生南城徐氏爲次子我生北城候氏爲長子
生十年當重與君捨家歸佛氏觀曰吾聞人死當爲
冥官追捕案籍罪福苟平生事行無大過然後更生
人間今我死未盡夕遂能如是耶曰不然冥途與世
人無異脫不爲不道寧桎梏可及身哉言已習即牽
衣躍而過觀方攀岸將下水豁然而開廣丈餘觀驚
胎惶惑忽有牽觀者觀回視一人盡體皆毛狀若獅
子其貌卽人也良久謂觀曰師何往曰往此南城耳

撰述
其人曰吾命汝閱大藏經宜疾還不可久留遂持觀
臂急東西指郡城而歸未至數里又見一人狀如前
召觀者大呼曰可持去將無籍項之遂至寺時天以
曙見所居室有僧數十擁其門視己身在榻二人排
觀入門忽有水自上沃其體遂寤寺僧曰觀卒一夕
矣於是具以事語僧後數日于佛宇中見二土偶人
像為左右侍乃觀前所見者觀因誓心精思畱閱藏
經雖寒暑無少隨凡數年而歸時寶曆二年五月十
五也會昌中詔天下佛寺觀亦斥去後至長安以
占候游公卿門言事往往而中常為沂州臨沂縣尉
余在京師聞其事于觀也

出宜
室志

錢方義

殿中侍御史錢方義故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徽之子
寶曆初獨居長樂第夜如廁僮僕從者忽見蓬頭青
衣長數尺來逼方義初懼欲走又以鬼神之來走亦
何益乃強謂曰君非郭登耶曰然曰與君殊路何必
相見常聞人若見君莫不致死豈方義命當死而見
耶方義家居華州女兄衣佛者亦在此一旦溘死君
手命不敢惜顧人弟之情不足能相容面辭于蓬頭
者復曰登非害人出亦有限人之見者正氣不勝自
致天橫非登殺之然有心曲欲以託人以死久不敢
出惟貴人福祿無疆正氣充溢見亦無患故敢出相

求耳方義曰何求對曰登久任此職積效當遷但以福薄須人助貴人能為寫金字金剛經一卷一心表白廻付與登即登之職遂乃小轉必有後報不敢虛言方義曰諾蓬頭者又曰登以陰氣侵陽貴人雖福力正強不成疾病亦當有少不安宜急服生犀角生玳瑁麝香塞鼻則無苦方義至中堂悶絕欲倒遽服麝香等并塞鼻則無苦父門人王直方者居同里又於江嶺從事飛書求得生犀角又服之良久方定明且選經工令寫金字金剛經三卷令早畢功功畢飯僧廻付郭登後月餘歸同州別墅下馬方憇丈人有姓裴者家寄鄂注別已十年忽自門入徑至方義階

下方義遂遽拜之丈人曰有客且出門遂前行方義從之及門失之矣見一紫袍象笏導從緋紫夷數十人俟於門外俛視其貌乃郭登也歛笏前拜曰弊職當遷只消金剛經一卷貴人仁念特致三卷今功德極多超轉數等職任崇重爵位貴豪無非貴人之力雖職已驟遷其厨仍舊頃者當任實如鮑肆之人今既別司復求就食方知前苦殆不可堪貴人量察更為轉金剛經七遍即改厨矣終身銘德何時敢忘方義曰諾因問丈人安在曰賢丈江夏寢疾今夕方困神道求人非其親導不可自已適詣先歸耳又曰厨神每月六日例當出巡此日人逢必致災難人見即

死見人即病前者八座抱病六旬蓋因登巡畢將歸
瞥見半面耳親戚之中遞宜相戒避之也又曰幽冥
吏人薄福者衆無所得食率常受餓必能食推食泛
祭一切鬼神此心不忘咸見斯衆暗中陳力必救災
厄方義曰晦明路殊偶得相遇每一奉見數日不平
意欲所言幸於夢寐轉經之請天曙爲期唯唯而去
及明因召行敬僧念金剛經四十九遍及明祝付與
郭登功畢夢曰本請一七數又六之累計其功食天
厨矣貴人有難當先奉白不爾不來贖泛祭之請記
無忘焉出續玄
怪錄

潘果

唐京師人姓潘名果年未弱冠以武德時任都水小
吏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過于塚間見一羊爲
牧人所遺獨立食草果因與少年捉之將以歸家其
羊中路鳴喚果惧主聞乃拔却羊舌於夜殺食之後
經一年果舌漸縮盡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
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計不
盡官人問之因由果取紙書以答之元狀官人時彈
指教令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信教齋戒不絕
爲羊修福後經一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請官陳
牒縣官用爲里正餘慶至貞觀十八年爲監察御史
自向說爾出太平
廣記

日本
廣記

巴南宰

巴南宰章氏常念金剛經唐光化中至泥溪遇一女
人著緋衣挈一子偕行同登山嶺行人相駐叫噪見
是赤狸大蟲三子母也遂巡與章分路而去章終不
覺是持經之力也出述異記

元初

唐元初九江人販薪於市年七十常持金剛經晚歸
江北中流風浪大起同涉者俱沒唯初浮於水上即
漂南岸群舟泊者悉是大初見初背上光高數尺意
其貴人既得活爭以衣服遺之及更召以與飯語漸
熟乃知村叟因詰光所自云某讀金剛經五十年矣

在背者經也前後厄難無不獲免知是經之力也出

應記

兗州軍將

乾符中兗州節度使崔尚書法今巖峻嘗有一軍將
衙參不到崔大怒令就衙門處斬其軍將就戮後顏
色不變衆咸懼之是夜三更歸家妻子驚駭謂是鬼
物軍將曰初遭決斬時一如醉睡無諸痛苦中夜覺
身倒街中因爾還家妻子罔知其由明旦入謝崔驚
曰爾有何幻術能致軍將云素無幻術自少讀金剛
經日三遍昨日誦經所以過期崔問記得斬時否云
初領到戟門外便如沉醉都不記斬時崔又問所讀

經何在云在家鎖函子內及取到鎖如故毀鎖見經已為兩斷崔大驚自悔慰安軍將仍賜衣一襲命寫金剛經一百卷供養今兗州延壽寺門外蓋軍將衙門就法并斬斷經之像至今尚存

出報
應記

楊復恭弟

唐內臣姓楊忘其名復恭之弟也陷秦宗權鹿晏洪劉巨容賊內二十餘年但讀金剛經雖在城中未嘗廢會宗權男為襄陽節度使楊為監軍使楊因人心危懼遂誘麾下將趙德言攻殺宗權男發表舉德言為節度使由是軍府稍定民復舊業矣楊於課誦之功益加精勵嘗就牙門外柳樹下焚香課誦之次

有金字金剛經一卷自空中飛下楊拜捧而立震駭心目得非信受精虔獲此善報也故陷於賊黨二十年間終能梟巨盜立殊勲克保福祿者蓋佛之冥祐也

出報
應記

拾遺三寶感應傳卷第八

終

此處有非常模糊的墨迹，疑似為正文或題詞。由於字跡過於淡且模糊，無法進行準確的OCR轉錄。

